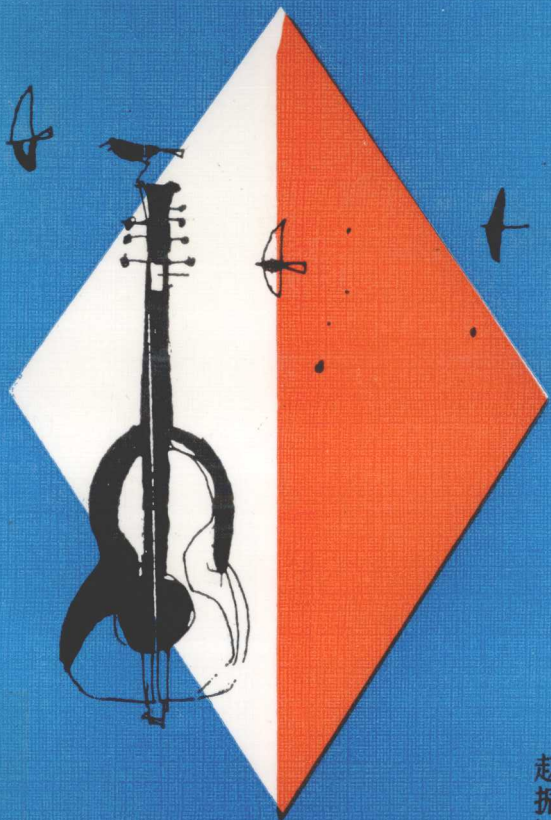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拉美诗圣鲁文·达里奥诗文选

生命与希望之歌

〔尼加拉瓜〕鲁文·达里奥著
赵振江 吴健恒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1745.072

1

072
1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拉美诗圣鲁文·达里奥诗文选

生命与希望之歌

〔尼加拉瓜〕鲁文·达里奥著 赵振江 吴健恒译

(滇) 新登字 01 号

Rubén Darío
Poesias completas

根据 Aguilar 1967 年 版译出

封面设计: 张守义
作家画像: 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生命与希望之歌

(尼加拉瓜) 鲁文·达里奥 著

赵振江 吴健恒 译

责任编辑 刘存沛 海 惠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字数: 350,0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22-02144-2/I·586 定价: 20.70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尹承东	刘习良	刘存沛	许 铎
孙成敖	孙家孟	李德明	杨仲录
沈石岩	范维信	张广森	林 光
林一安	赵振江	赵德明	施永龄

译者简介

赵振江，男，1940年生，北京市顺义县人。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留校至今，现在是该系教授、系主任。1987年至1989年协助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出版了西文版《红楼梦》。著有《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和文学评论多篇，译著有《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柔情》、《金鸡》、《火石与宝石》、《悲哀的咏叹调》、《血的婚礼》、《帕斯作品选》、《批评的激情》、《漫歌》、《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等十余部。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会成员和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吴健恒，男，1923年生，湖南桃江县人。1949年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因工作需要自学了西班牙语。1972年调至湖南大学教英语。1977年调中央党校工作。现为译审，已离休。译作有《钨矿》、《利约短篇小说集》、《青铜的种族》、《广漠的世界》、《骗子外传》、《百年孤独》、《外国姑娘》等。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 版 说 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了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全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现代主义诗歌与鲁文·达里奥

(代序)

近年来，在外国文学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两个词很是风光，然而许多人并不清楚，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现代主义最早出现于拉丁美洲，就连后现代主义这个词也是拉美文学界最先使用的，只是当时的含义不同。在墨西哥诗人帕斯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有人便说这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又一次胜利”，殊不知帕斯本人对所谓“现代”和“后现代”的提法一向是持批评态度的，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无视此前早已存在的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诚然，帕斯与他的欧美同行之间的争论与我们本没什么关系，但却可以看出我们对拉丁美洲诗歌是相当地不了解。既然不了解现代主义诗歌，也就不大可能了解拉美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鲁文·达里奥，因此笔者想借这个集子出版的机会，说一说鲁文·达里奥与现代主义诗歌。

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的最后一支殖民军向玻利瓦尔投降，西班牙在美洲大陆300年的殖民统治就此宣告结束。但长期沦为殖民地的拉美各国，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都很薄弱，无法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独立后的共和国出现了军政寡头和大庄园制度，加上各国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频仍的战争，这一切都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巧取豪夺提供了有利条件。英国和德国的金融资本大量渗透到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秘鲁等南美各国。美国自从宣布了门罗主义之后，更是迫不及待地向南扩张，侵吞了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干涉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独立，控制了整个加勒比海地区。这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感到沮丧与困惑。这种情绪首先在最敏感的文学形式——诗歌上表现出来。在拉美诗坛上，独立战争时期朝气蓬勃、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诗歌凋零了。这时的诗人们已不再是政治家，他们感到无法改变眼前的现实，便消极地沉醉在自己的诗歌天地里，追求构思的新奇、用词的典雅和韵律的自由和谐，企图通过对文学的改革来彻底摆脱宗主国的影响，并实现自身的心理平衡和人生价值。

应当指出的是，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在将许多拉美国家变成原材料出口国和单一作物生产国的同时，也为它们带来了经济的表面繁荣，尤其在诸如智利的圣地亚歌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大城市更是如此。科技的进步使拉丁美洲在地理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伴随着自由贸易和欧洲

移民而源源不断地到来的是西方最新的生活方式和文艺时尚，最时髦的时装款式和最流行的文学模式。因此，在当时拉美的文学和思想领域出现了各种思潮和流派前所未有的共生现象：马克思主义和尼采哲学，克劳思主义，帕尔纳斯诗派，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欧洲的哲学和文艺思潮一夜之间就统统运上了拉丁美洲的码头。应当说明的是，在上述的文学流派中，比如帕尔纳斯派和象征主义，在欧洲诗坛本来是互相对立的，然而到了拉丁美洲却互相融合了，它们共同培植了现代主义诗歌。此外，印象派和颓废派也给现代主义诗歌打上了烙印。前者表现在对色彩的捕捉和对朦胧意境的追求，后者则表现在诗歌主题的“非道德观念”。现代主义诗人还向沃尔特·惠特曼学习了文学自由，向爱伦·坡学习了音乐性。至于西班牙文学，他们不仅学习和借鉴同时代的诗人，也从黄金世纪的诗歌中吸取了营养。尽管有上述的诸多因素，现代主义诗歌却是一个全新的文学流派。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新的。这种创新也波及到散文和小说。这种新颖华丽的文风，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丁美洲文学第一次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对欧洲文坛产生了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名符其实的“现代性”。至于“现代主义”这个词是墨西哥教育家胡斯托·塞耶拉于1896年在为古铁雷斯·纳赫拉的诗集作序时首先提出来的。

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首先在于诗人要成为自己作品的主宰，由自己来决定作品的形式和内容。鲁文·达里奥在《世俗的圣歌》的前言中就引用了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对其弟子说的话：“最重要的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尤其不要模仿我。”在前言的末尾，他再次强调：“头一条法则就是创造性：创造。……一位缪斯为你生了儿子，其余八位便怀了孕。”正是这种态度，使外

来的艺术借鉴与美洲的思想内容得到了统一；也正是这种态度，使现代主义诗人各具特色，有的在“象牙之塔”里陶醉，有的则十分关心社会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就总体而言，现代主义诗人“以我为中心”的个人气质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主观色彩、对社会的离心倾向和对自由的夸张，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运动实现了浪漫派作家所追求的双重自由：人的自由和艺术家的自由。前者使这个流派与颓废派联系在一起，后者使它彻底摆脱了宗主国的影子，成为第一个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文学流派。

概括起来说，现代主义诗歌有以下几个特征：

(1) 追求纯粹的艺术，热衷韵律的革新。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现代主义使拉丁美洲的诗歌和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革新。独立战争结束以后，拉美各国文学界的主要倾向是渴望摆脱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影响，创造自己的民族风格。他们从欧美，尤其是从法国文学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推崇龚古尔兄弟所倡导的富于想象力的“艺术文笔”，赞赏勒孔特·德·李勒的帕尔纳斯派的诗歌理论；采纳象征主义的音乐性和朦胧意境；将惠特曼的自由诗奉为楷模；甚至也不拒绝西班牙古老的、已经被人遗忘的罗曼采。几乎每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在韵律上都有所创新，西班牙语的自由诗就是在现代主义运动中诞生的。

(2) 优美的形象，典雅的语言。出于对纯粹美的追求，许多现代主义诗人，尤其是达里奥喜欢用天鹅、孔雀、珍珠、宝石、公主、王子等美好的形象来作比喻。在遣词造句上深思熟虑，反复推敲，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现代主义诗歌使西班牙语得到了发展，不少词汇的内涵更加深刻，同时也吸收了不少外来语。但是也应看到，由于过分地追求华丽，现

代主义诗歌未能合理地从业戈拉的巴洛克风格中吸收养分，以致使有些诗句失于堆砌和艰深。

(3) 虚幻的意境，忧伤的情感。诗歌是形象思维的艺术，当然要有虚构和想象。但现代主义诗人有时是借想象的翅膀，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中翱翔，以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达里奥称这种想象中的意境为“蓝色的世界”。蓝色意味着浩瀚的大海和天空，这是超凡脱俗的象征，然而这种陶醉并不能使诗人们的心灵得到完全的解脱，他们的忧伤和不平总要在字里行间表现出来。

(4) 异国情趣和世界主义。现代主义诗人所描写的常常是遥远的异国。中国、印度、日本和阿拉伯国家都是他们心驰神往的地方。阿根廷的卢贡内斯曾将日本的俳句移植到拉美诗坛，哥伦比亚的巴伦西亚还翻译过一部题为《震旦》的中国诗选。

从上述特征不难看出，现代主义是一个逃避现实的文学运动。这是一种贵族的艺术，尽管诗人们大都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是一种现代人的艺术，尽管它广泛融合着古代的文化；是美洲人的艺术，尽管许多诗人都陶醉在“象牙之塔”里以寻求内心的平衡。早期的现代主义诗人，除了何塞·马蒂之外，几乎都是逃避主义者；到了本世纪初，随着各种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的加剧，现代主义诗歌也发生了变化，美洲的命运开始成为诗人关注的焦点。有的文学史家称这时的现代主义为新世界主义，达里奥《致罗斯福》、乔卡诺的《美洲魂》、卢贡内斯的《百年颂》则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作。

作为一个运动，一个时代，一个流派，拉美现代主义文学经历了大约 40 年的时间。在文学史上，一般将马蒂的《伊斯马埃利约》的发表（1882）作为现代主义的开始，达里奥的

《蓝》的问世（1888）则标志着这个运动的形成，此后他便成了这个运动的中流砥柱，当他于1916年逝世以后，现代主义便逐渐为先锋派所取代。可见，在现代主义运动中，鲁文·达里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

鲁文·达里奥，原名费利克斯·鲁文·加西亚·萨米恩托，1867年1月18日生于尼加拉瓜的小镇梅塔帕（即今天的达里奥镇）。其父年轻时颇有叛逆性格，嗜酒，喜欢议论时政，好与声名可疑的女人交往。当家人为了结束其放荡生活而让他成婚时，他的未婚妻尚未从另一场爱情悲剧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这样的婚姻，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达里奥出生前一个月，他们就分手了。母亲被迫弃家出走，再嫁到邻国洪都拉斯，一位姨祖母收养了他。寄人篱下的生活使达里奥从小养成了孤独和敏感的性格。

达里奥的少年时代是在莱昂市度过的。这里是尼加拉瓜自由思想的领地。为了平息格拉纳达的保守传统与莱昂的自由思想的对立，尼加拉瓜政府于1858年决定在这两个城市中间等距离的地方建立新的首都马那瓜。当地自由派的首领们经常在达里奥养父母的家里聚会，这是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具有激进的反天主教思想的原因之一。莱昂又是一个文学气氛很浓的城市。事无巨细，人们都喜欢吟诗作赋以纪之。对于一个诗人的成长，这样的环境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再加上他聪颖、早熟，具有非凡的诗歌天赋，因此，年幼的达里奥很快就脱颖而出，

成了有名的“诗童”。他11岁时就以布鲁诺·埃尔蒂亚等笔名发表诗作；13岁时已经在中美洲崭露头角；14岁便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并应邀在国家图书馆落成典礼上朗诵自己作的一百首十行诗。本来，议会曾通过一项提案，拟派他赴欧洲深造，由于他诗中的与天主教格格不入的过激言辞，总统将这项提案撤消。

14岁的达里奥已经感受到社会的压力，于是他索性留在首都，靠为报刊撰稿维持生活。没过多久，他便感到了生活的艰辛和本国知识界的平庸，加上他过早地爱上了只有11岁的罗萨里奥·穆里略，最终不得不接受朋友们的劝告和安排，只身前往萨尔瓦多。

达里奥在萨尔瓦多结识了当地诗人弗朗西斯科·加维迪亚，这是他文学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后者精通西班牙文学，酷爱浪漫派大师维克多·雨果，并已悄悄地将法国的亚历山大体移植到西班牙语诗坛。这位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对达里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文学进行了系统的自学，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作品虽然尚未摆脱模拟的痕迹，却也是一个年轻诗人不可缺少的艺术起步。在失去萨尔瓦多政府的支持以后，他曾回到尼加拉瓜，在总统府的秘书处工作，但由于与那个被他称作“褐草鹭”的姑娘的爱情纠葛，再加上他本来就已厌倦了中美洲乏味的知识界，便于1886年6月，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来到了智利。在圣地亚哥，他结识了《时代报》的文艺编辑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门多萨和智利总统的儿子佩德罗·巴尔马塞达。前者学识渊博，熟谙各种文学流派，后者拥有收藏丰富的图书，达里奥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帕尔纳斯诗派和象征主义的深刻影响。此外，巴尔马塞达使他接触了上流社会，那里的富丽堂皇和奇珍异宝为他日后躲在

“象牙之塔”里的创作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1887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牛蒡》和《智利光荣颂》，后面这首长诗曾在智利诗歌比赛中获奖。1888年他又出版了《诗韵》和《蓝》。诗文集《蓝》不仅为他本人赢得了声誉，也是现代主义诗歌成熟的标志。从1889年起，他开始与阿根廷的《民族报》合作，并从此与这家有名的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他回到中美洲，参加了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以及他的祖国尼加拉瓜的政治活动。在此期间，他过的是动荡不安的生活，时而获得某位总统或将军的宠爱，过一段挥霍洒脱的日子，时而衣食无靠，捉襟见肘，四处奔波。酗酒纵欲损害了他的身体，世态炎凉又加深了他的阅历。1890年，达里奥终于与情投意合的孔特莱拉斯结婚。在举行婚礼的当天，萨尔瓦多发生了军事政变，他不得不只身逃往危地马拉，第二年才在那里举行了宗教婚礼。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妻子在生下一子后于1893年病逝。这期间，佩德罗·巴尔马塞达也英年早逝，亲人好友之死进一步激化了诗人从小就有的敏感和孤独。1892年，作为尼加拉瓜的官方代表，鲁文·达里奥赴西班牙参加了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40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马德里，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诗人、作家和社会名流，并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893年1月，他的妻子孔特莱拉去世，同年3月8日他与少年时期的恋人罗萨里奥·穆里略结婚，然而这却是一次使他难以摆脱的爱情悲剧。这年的4月，他被任命为哥伦比亚驻阿根廷的领事。在赴任途中，他先去纽约，在那里结识了古巴诗人何塞·马蒂，然后转道巴黎，见到了他神交已久的保尔·魏尔兰，但令他遗憾的是这位象征主义的大师已经被酒精折磨得语无伦次了。8月13日，他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处理外交事务的同时，他还不断地为《民族报》、《论坛报》、《民族杂志》、《艺

术与文学》等报刊撰稿。

阿根廷时期，是鲁文·达里奥的诗歌创作处于巅峰状态的时期。1894年，他与玻利维亚诗人海梅斯·弗雷伊雷创办了《美洲杂志》。1896年，他出版了散文集《旷世奇才》和诗集《世俗的圣歌》。这时，现代主义运动公认的四位先驱——古巴诗人马蒂、胡利安·德尔·卡萨尔、哥伦比亚诗人何塞·阿松森·席尔瓦和墨西哥诗人古铁雷斯·纳赫拉都已先后去世，他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文学运动的领袖。1898年，在美西战争中，西班牙失去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等最后的海外领地，作为《民族报》记者，达里奥又一次来到马德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不可一世的海上霸主如今已彻底丧失了元气，举国上下一片困惑。诗人原来结识的作家多已年迈体衰或离开人世，这使他非常痛苦。当然，他又结交了新朋友，他们中许多人如巴列·因克兰、乌纳穆诺、坎波阿莫尔、贝纳文特、巴罗哈、马查多兄弟等人，后来都成了“98年一代”的中坚人物；而195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也曾把他看成自己的导师。1899年春天，他认识了一个西班牙园丁的女儿弗兰西斯卡·桑切斯，随即与她相爱并同居。第二年四月，他又以《民族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巴黎万国博览会，然后又访问了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后来出版的《当代西班牙》（1901）、《异乡巡礼》（1901）、《骆驼队在通过》（1903）、《太阳的土地》（1904）等游记散文就是这次漫游的成果。在此期间，弗兰西斯卡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儿子早夭。虽然后来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儿子，但他却始终未能与罗萨里奥·穆里略离婚。

1905年达里奥出版了《生命与希望之歌》。这是他最杰出的诗集，也是他从逃避主义向新世界主义转化的标志。后来

又出版了《献给米特雷的歌》(1906)、《流浪之歌》(1907)、《阿根廷颂》(1910)、《秋天的诗及其他》(1910)等诗作。在此期间，他曾作过尼加拉瓜边界委员会委员、尼加拉瓜驻马德里公使等社会公职，无论在他的祖国还是在整个拉美，他都曾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欢迎。但与此同时，对酒精的嗜好早已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到1911年，他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制能力，沦为吉多兄弟广告杂志的工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诗人对世界的前途更加迷惘，每日借酒浇愁，健康更加恶化。1915年2月4日，他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开演讲，朗诵自己创作的《和平》一诗，至4月病情急转直下，于1916年2月6日在他的家乡莱昂市告别了人生。

出身贫寒但具有超人的天赋，经历坎坷而有不懈的追求，生活放荡却又在诗歌艺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达里奥的人生和创作道路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正如邓达斯·克雷格在《西班牙语美洲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倾向》中所说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精神和物质之间，基督和潘之间的搏斗，在达里奥是到死才停止的。”在生活中，他有过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有过大红大紫的风光，也有过不尴不尬的窘迫，然而在创作上，他却从未放弃过对超越前人开拓新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正是这种精神，使他的欢乐与悲哀，狂热与颓唐，理想与绝望，崇高与放纵，都在诗歌创新与发展中凝固成了美的永恒。这就是在拉丁美洲人们将这位生活中的凡夫俗子尊为“诗圣”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下面，我们就对他的几部具有代表性的诗作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三

鲁文·达里奥留下丰富的诗歌和大量的散文作品。1967年，在纪念这位现代主义大师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西班牙阿吉拉尔（AGUILAR）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豪华本诗歌全集，光诗歌部分就有1150页。出版者在简短的前言中，将他与《堂吉河德》的作者塞万提斯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文学巨匠是西班牙语各国共同的骄傲和自豪，当然，他们还应该属于全人类，由此亦可见达里奥在世界文坛所占有的地位。曾经受到达里奥鼓舞和提携的智利女诗人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说：“从他的作品中，我读完了一所大学”，同时她也对一个“酒瓶不离手的人竟能在死后留下35本书感到惊讶”。显然，我们无法也无须对他的诗作逐一进行评论，只能就他具有代表性的诗集发表一点看法。

无论是达里奥本人还是他的研究者，都将《蓝》、《世俗的圣歌》和《生命与希望之歌》看成他的代表作。的确，这三部诗集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达里奥诗学创立、发展和延续的全过程。达里奥本人在论及这三本书时曾说：“如果说《蓝》象征着我的初春，《世俗的圣歌》象征着我的仲春，那么《生命与希望之歌》则蕴涵着我秋天的精髓和元气。”下面我们分别谈谈这三本诗作的内容和艺术特征。

《蓝》是达里奥21岁时在智利发表的。它是诗人在艺术上的真正起步，也标志着现代主义运动的形成。这是一部诗文集，最初的版本不过是个小册子，其中散文的创新特色更为突